

小冒險
說

食人國

小冒險
說

食人國

序

頃與友人某遊於日本箱根山麓。偶於礪側見一大蛇。予駭而驚走。友人笑曰。子何怯之甚耶。今世界列強方視我如肥肉。爭欲割而食之。吾同胞已儼然陷於無形之地獄。刀山火樹。隱列目前。顧子終日夢夢如睡。獅不知所惕。懼一蛇當前。乃駭而驚走。是何所畏者之無大小輕重之分耶。晚歸東京。更出示所新購之利文冒險小說一冊。題曰食人國。予讀之益恍然。悟友人之所以教我者。至深且摯。爰急爲譯出。以覺世之與我同夢者。

著者識

小引

昔賴光之滅大江山酒吞童子。Sicity 皇 Cgelors 之誅 Ulysses。雖事屬既往。虛實難判。然二十世紀之今日。所謂食人種族。固所在多有。年積月累。爲害滋甚。欲不酸鼻得乎。

茲我有志之士。相與組織團結。冒危險。賭生命。深入此鬼域。以感化兇惡。救生靈於現世之地獄。其壯烈不信可嘉乎。

雖然。所期至大。失敗亦恒多。其果能成功否耶。是未可定之問題也。

著者識

次

目

目次

第一回	蠻境
第二回	三傑
第三回	奇遇
第四回	怪媪
第五回	奇慘
第六回	媒禍
第七回	激戰
第八回	死？生？
第九回	幻術

第十八回	第十七回	第十六回	第十五回	第十四回	第十三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一回	第十回
凶耗	戀愛	恪化	慘劇	進行	神札	決議	協議	再降

冒險
小說
食人國

日本 羽化仙史原著

河北 覺生氏譯述

第一回 蠻境

夕影既沈。滿眼風光。漸瀕於黑闇。孤客肅然。四顧寥寂。遠望惟一
二高峰。突兀磨天。側視則深林鬱蒼。莫測涯際。而猛獸咆哮之聲。
且慘不可聞。當斯時也。自非膽大如斗。力能拔山之勇士。何克步
履斯境耶。況蕃人生長於此。嗜食人肉。已於世界有食人種族之

稱此等土人，概不治生業，晝夜橫行濶步，以殺人爲快。又有名荆阿之野犬，性極獯惡，見生物輒屠而食之。山林之間，腥風撲鼻，噫，是眞現世之地獄乎。

如斯可恐怖之地獄，而獨立孤行徘徊其間者，果爲誰也。黑闇之中，雖不可確認，約爲白面瘦軀之一青年也。

此青年俯仰佇立，若不勝感慨者。默想少時，復移步前進。至一小邱林中，恍見燈影，蓋人家也。然僅一軒，支以四柱，而架橫木於其上。梁脊則覆野生之草蘆，局部甚倭小也。

青年跼躄近而視之，屋內有男子二人，與一無臂之女子，聚額協議，各若有憂色。又各皆裸體，男子以樹葉覆腰部，皮膚褐色，通身

生長毛。女子束獸皮之帶，帶上附若干之貝殼，皮膚稍白色，容貌秀麗。一見知爲異人種，但不解何故。左右兩臂從肩端削斷，而以獸皮縛於其上。

青年窺此光景，益流連不能去。然屋中人若有所覺者，一人突然道：屋外有人，恐是間諜。後又一人道：不可使逃去，宜速捕之。言已，二人齊出門外視，而青年已渺無蹤迹矣。

*

*

*

*

*

*

*

*

此青年果爲誰，此處果係何地，且何故來此蠻地而探此蠻人之動作，且俟下回分說。

第二回 三傑

現今我青年界中。可推爲熱誠慷慨之士者。屈指不過三人。

一姓仁科名德實。現年二十九歲。溫厚篤實之君子也。面白背高。風度閑雅。雖常著粗服。然於交際場中。人多目爲華族。蓋以舉止然也。又當集會議事時。人每喜高談濶論。聲色動人。而仁科則獨守靜肅。意氣恬然。時時呈微笑而已。故不相知者。常私相語曰。仁科學問未深。故默然耳。或又曰。姑勿論其學問如何。其人之實際無能。蓋可確信。嘲已者雖如此之多。然當法科大學卒業時。曾占級中之首位。故知人中。多以政界將來之山斗敬仰之。

次姓武田名俠之助。現爲士官候補生。居常以藺相如自況。常不嫌於日露媾和條約。故每論及國際問題。輒扼腕曠目。大聲呼曰。世界列強。每以非理暴力制小弱國。是背天理也。吾人當出全力膺懲之。武田年齡雖少於仁科二三。然以黑面濃鬚。軀體長大之故。人多謂武田年長於仁科者。

他一人姓生野名流吉。軀幹較小。然善辯論。且面有嬌色。僅二二三之一少年也。現雖在理科大學研究中。然以着眼甚遠。又聰敏富機智。故一時東京學界頗以才稱。

三人性質雖不同。然皆熱誠愛國之士。以故意氣相投。肝膽相照。遂訂爲刎頸之交。不問何事。皆互相研究討論。頃日美國有名探

險家苦克博士。用自動橋計畫南極探險一事。已迭登美國各新聞紙。某夜。三人會於一室。適談及此事。仁科若有所激動。不禁喜謂二人道。快哉。快哉。南北兩極。雖同爲極地。然南方之地甚少。故探險家多避之。今美國志士。有此壯圖。真快事也。

生野道。若自動橋果能成功。則南極探險。非甚難事。

同坐武田聞二人談論。肉躍血湧。不禁大聲道。快則快矣。然但使歐美赤髯奴。擅此大名。豈非吾輩之恥哉。無能無爲。非男子之本色。吾人亦當崛起。作一番驚天動地大事業。以與彼赤髯奴相抗。兩君以爲若何。生野道。武田君之言甚善。但欲舉行此等大事業。必需用資財。吾輩苦無資財奈何。武田道。吾輩鐵血男子。不可以

無資財自限……仁科君。往日不曾言食人國探險一事乎。今吾輩直行著手如何。

仁科默想少時道。然食人國探險固妙。但只限於探險。則勞多而功少。吾輩當矯正此蠻人之惡習。否則吾等赤心。不足以表彰於世界。

仁科言未終。武田進膝遮之曰。僕固不待君言早知之矣。然則直行著手如何。生野笑道。君急欲實行。果有何妙策。武田道。何須妙策。唯直往無前。以三寸不爛之舌說之可耳。若彼等不服。則藉以威力。予蓄有短銃爆裂彈若干。恃此利器。雖吾黨人少。亦決不致取敗於蠻人。

如此三人討論多時，卒決定食人國探險，先以矯正蠻人之惡習爲宗旨，但食人種族所在多有，茲將三人當日所調查各地方，詳列於左。

- 一 南部亞弗利加之賀吞塔特(Hottentot)及布詩曼(Bushman)
- 一 壕斯土拉西亞(Australasia)及麥拉愛西亞(Melanesia)之拍浦亞(Papua)即紐基尼(New Guinea)地方
- 一 索羅曼(Solomon)群島
- 一 紐希博瑞的斯(New Hebrides)
- 一 紐開雷答尼亞(New Caledonia)

一 肥基(Fiji)

一 馬雷西亞(Malaysa)之蘇門答拉(Sumatra)南部

食人種族如此之多，則欲舉行探險事業，不可不決定先著地點。於是三人熱誠吐露，各戰意見。武田主張先從亞弗利加方面著手。生野則主張先從蘇門答拉方面著手。仁科原來於他人提議之件，善爲取舍選擇，故參酌於二者之間，而爲一種調和說。徐徐謂二人道：亞弗利加之南部，率係蠻人之巢穴。武田君主張先從此地著手，亦不爲不善。但其土地廣邈，不易窮究，不如先得島國爲根據地，然後漸次擴張以及大陸。由此點審察，則生野君所主張先由蘇門答拉方面著手，似爲得計。但僕意以爲，矯正蠻人惡

習。莫如遵以毒制毒主義。利用甲蠻人之勢力。以馭制乙蠻人。此最上策。故從蘇門答拉方面著手。尤不如從麥拉愛西亞之拍浦亞方面着手。較爲得力。何以言之。拍浦亞全島（即紐基尼）面積約三十萬方里。共分爲三部落。西部屬和蘭。東南屬英。東北則獨逸統之。三者所轄不同。故每相仇視。戰鬪不絕。頃聞英領拍浦亞爲蘭領拍浦亞大擊敗。積讐益深。若能甘言說英領拍浦亞歸順吾黨。然後再以利害關係說蘭領拍浦亞人。想無不聽從。儻不納吾言。則示以威力。亦不難得好結果也。

既得紐基尼爲根據地。然後漸及近傍諸島。則吾黨大事業。不難成立。

但此等地方。各有所轄本國。不可不先與其本國政府交涉。若不得其承諾。則不易着手。幸吾黨本意在矯正蠻人惡習。非占領土地也。英吾同盟國。想無不承諾。即蘭獨二國。當亦不致有異議。生野聽仁科一段議論。頗深以爲然。武田雖仍欲主張已說。然以彼二人同一意見。遂亦勉強從仁科之言。仁科又道。既得兩君贊成。然須先往彼地。探其狀況。以試可否。果可。則直行着手。否則宜另擇先着地。點兩君以爲何如。生野武田亦皆然其言。

於是仁科含笑對二人道。事既決矣。然當探險之重任者誰。生野君富機智。且善辯。願得承諾。武田道。予亦謂生野君宜當此重任。予二人在此計畫將來實行之策。

於是議定生野單身赴蠻地視察其狀況仁科武田則任糾合同志及籌畫資金等事

第一回所述白面瘦軀之青年即生野流吉也

却說拍浦亞果如何之地方乎。今先敘明同地之狀況。

拍浦亞屬波利西亞之麥拉愛西亞世界第一之大島也。其面積約三倍於日本。故僅以土地之大小言之。雖歐美列強中。如獨逸佛蘭西。奧太利伊太利等。尙皆不及其幅員之廣大。

全部殆皆高山森林。就中東部之阿溫斯坦列 (Owen Stanley)

山。乃高至一萬八千尺。與世界有名之高山。如喜馬拉富士安的斯等。殆相上下。且密林幽谷中。尙多人迹不到之處。

土人皮膚褐色。唇厚。鼻廣爲鈎狀。髮長而濃。通身生長毛。又言語之種類甚少。故談話時。多借指畫以通其意。

男女率裸體。男子長大。以樹葉或竹葉覆腰部。女子至春情發動期。則纏帶於下腹。帶上飾以貝殼。

土人等侍父母甚孝。但有一種迷心。出人意想之外。父母年老。常告其子孫曰。冀得死。遊行極樂土。望速殺我。其爲孝子慈孫者。即唯唯諾諾。奉命掘地埋之。其冥頑靈如是。

又此等土人。有食人之惡習。居常以人肉爲第一美味。不獨紐基

日本島人爲然。其他漂流於索羅曼及紐希博瑞的斯地方之拍浦亞種族亦莫不嗜食人肉。故有食人種族之稱。以上據獨逸人F. G. 之入種論其習俗親族不締婚姻。故男子至婚期多自敵地掠奪少女而妻之。其掠奪之方法有種種茲舉其二三例如左

一 窺少女獨居時潛近其傍以棒猛擊之乘其昏倒負之歸。強令爲已妻

二 二人共謀夜間竊入敵室乘少女熟睡中一人以矛桿捲少女髮抑不令起他一人則以矛尖擬少女胸間示以發聲則刺之之狀於是二人挾手挾足負之深林中縛其身於大樹幹後更至一人家仍依此方法奪之然後各得一

人以爲妻。

三 若敵中有絕世之美人，則數人聯合共奪之，交互侮辱之後，更轉付於他之數人，自第二之數人更傳至第三第四，皆以次侮辱之。職是之故，有自女子之故鄉，傳至數千里

之遠地者。以上據獨逸人 P. J. Meier 之人種論及佛人 Lelourneau 之婚姻進化論



第三回 奇遇

却說南緯八度英領拍浦亞一部落。係括壓愛族酋長棲居之地。邱林中築一小屋。以四木支柱。屋頂覆以樹葉草蘆。當黃昏時候。屋內男女二人。相對歛歛。促膝爲秘密談。

男子名賽林。即括壓愛族酋長也。年約三十歲。色黑。背高。裸體。跣足。雖不脫蠻人風習。然眉目間。却有一種嬌愛之態。

女子名阿廉。皮膚稍白色。容貌秀麗。蓋非生長蠻地者。乃濠洲極北之瑤珂 (York) 半島所產之美人。然何故來此蠻地而與蠻人同棲乎。

原來酋長賽林於蠻人中頗負名望。又生有大志。每思征服近傍諸群島。故屢至濠洲密爲觀察。偶於瑤珂半島遇阿廉。戀其美。夢寐不忘。遂與部下一卒名巴克者。共謀掠奪。一日阿廉在深林中採果實。賽林得此好機。遂與巴克竊近其傍。以棒猛擊其脚部。阿廉痛而昏倒。二人遂縛其四肢。載之馬上而逃。是約百日前事也。阿廉到賽林部落。自不喜此蠻人之惡習。然以賽林於蠻人中最負名望。且其眉目間。又有一種嬌愛之態。因是亦頗有戀心。故鄉之念。遂漸割斷。惟是賽林有原妻妾八人。見阿廉容貌秀美。又爲賽林所最鍾愛。因互生妬心。每思加害於阿廉。且更有可痛心一事。西界蘭領拍浦亞之一部落邱克拉族酋長名阿布達馬者。聞

阿廉美欲強得之。交涉頗急。

原來阿布達馬酋長於紐基尼全島中。最有勢力。賽林夫婦恐禍生不測。故同座一小屋內。急籌應對之策。

阿廉率自誓道。妾身縱四分五裂。決不肯委於他人。賽林原不忍遣阿廉於阿布達馬酋長。今聞阿廉出此誓言。益不勝悲感。然又苦無良策防敵來襲。二人正相對歎歎。忽有人自外來。視之則部下巴克也。

巴克喘息道。我有應急之策。請勿憂。賽林急問道。爾有何妙策。巴克道。予聞昨晚斯坦列海灣。有白人商船一艘。船中有一美人。被海賊掠去。賊等欲奸之。而女子堅執不從。賊等卒以暴力強侮辱。

之。女子以恥受侮辱。遂躍身投於海中。今晨其死骸漂於左岸。即以此死骸遺於酋長阿布達馬。欺言阿廉已死如何。

賽林拍手道。妙。妙。汝速運此死屍來。巴克笑道。何必忙迫。我午前已運來矣。

於是賽林大喜。握巴克手笑道。爾之奇謀。真令我感佩不忘。阿廉亦頓解憂色。不住向巴克道謝。

三人計議妥當。遂刎水死美人之首。令人莫辨顏面之真偽。且爲裸體。僅束帶於下腹。帶上仍飾以貝殼。次早賽林巴克即以馬載之。運於敵地。

巴克顧謂賽林道。以此雖可欺敵。然阿廉夫人亦宜暫時隱避。不

然恐敵覺之。則事無濟矣。

賽林夫婦雖不欲分離。然恐事洩。故不得不從巴克之計。由是阿廉遂隱於東北隅密林中。人迹罕到之處。而自棲息焉。

且說蘭領拍浦亞位於英領拍浦亞之西方。其地占全島之西半部。故常以其勢力凌駕英領拍浦亞。特其俗習蠻野過度。居民率裸體林棲。無宗教。無器皿。且絕不粒食。而以守宮蜥蜴蛙蛆等虫類爲常食。尤以人肉爲第一美味。

今見賽林巴克自遠方來。土人悉張目瞋視。爭欲屠而食之。旣而

知爲酋長齋美人來，乃得免。

酋長阿布達馬聞二人携阿廉至，急率其部下數人出迎，且爲烹調，守宮蛙蛆等類，備慰遠勞。及見二人，急問道：阿廉同來乎？賽林道：阿廉本吾妾，然以大王所請，不敢違命，故今携之來，令侍大王之側。然孰料途中遇惡漢十餘人，窺我輩人少，不相敵，遂奪阿廉而置之密林中，欲强奸之。阿廉固執不從，賽林言至此，回指無首之死骸道：是即阿廉爲惡漢輩刎首死矣。言已，故作悲狀。

酋長阿布達馬趨近凝視，呆無一言。

賽林又道：事旣如此，悔亦無及，願大王勿怒。巴克接道：無論如何，死者不可復生，請速悟之。

酋長阿布達馬憤激眦裂，急欲振拳擊巴克。

賽林見阿布達馬怒，一面叱巴克，一面故呈微笑道：「予嘗於細德尼（Sydney）地方遇一美人，較阿廉尙優，後當掠奪之，以齎大王。請大王勿怒，言已。」出美人畫像一幅，示阿布達馬道：「是即美人之肖像。」

阿布達馬見美人畫像，翻然喜道：「美甚，請速爲我奪之。」於是命部下僕婦烹調無首之美人，和以守宮之刺身而食之。賽林巴克亦從此告別而歸。



第四回 怪媪

一夜賽林在小屋內與巴克對坐密談。忽聞門外犬吠聲。巴克出視之。恍見一人影。時月色朦朧。不認誰某。然窺其容貌。若甚婉麗。但以襪縷之毛布圍腰間。風吹颯颯有聲。又若傷足者。以鎗支身。傍而隻脚佇立。巴克趨近視之。始知爲阿廉也。巴克以妬婦在屋內。因低聲向阿廉道。宜待他時再來。阿廉會意。遂悄然含泣而去。一步一跛。巴克目送之。不勝悽惻。

時賽林已知爲阿廉來。戀愛之情。不能自制。急出門追阿廉而携之歸。且慰之曰。妬婦刻在熟睡中。不妨。因握阿廉手。嘻嘻入小屋。

內。

賽林見阿廉困憊之狀。不勝傷感。撫阿廉背問道。別後爾之經歷果若何。原來阿廉與賽林離別以來。倏經兩月。其間屢陷於死境。故含泣對賽林道。妾隱匿後。行止無定所。一日在密林中小邱下靜坐。忽有群盜十四五人自北來。窺妾獨居。遂虜妾至極北某大山下。賊魁挑妾頗急。部下從者亦互密寄語迫妾。妾窮窘已極。因暗籌一計。告從者曰。妾豈委身於彼老翁。指賊魁。深願與汝等青年結歡。但奈此老翁何。汝等果能殺彼。則妾無不從命。

從者聞妾言。皆大喜。然竊待其機。一夜賊魁熟睡。遂相謀而殺之。從者由是迫妾愈急。妾恐禍生不測。因甘言諭之曰。妾性愚騫。幸

承汝等好意。敢不從命。但妾以一人之身。恐難盡得汝等之歡。妾意欲擇一有力者奉之。願汝等角力以決勝負。阿廉語至此。賽林拍手道。妙。妙。

原來蠻人之習尚。欲角勝敗。必先決生死。阿廉出此計。蓋欲令其自相殘殺。故賽林喜其得計。

賽林道。究竟如何。阿廉道。從者聞妾言。悉投鎗而起。每二人爲一隊。鬪爭極烈。瞬時長起幼伏。甲死乙仆。死屍累累。鮮血染地。妾窺其人數減少。因設辭道。妾不忍見此慘狀。姑往林中少息。遂乘其不意而逃。

行僅數里。忽聞左側叢林中有人聲。妾疑爲追者至。然以跛足故。

又不能急行。因自想道。與其生受侮辱。不如死全名節。右顧見一大河。於是急趨至岸側。擬投身水中以死。忽聞背後一人喊道。何故謀死。氣狂乎。妾驚回視。乃一老媼。約八九十歲。以縷之毛布纏兩肩。身長約一丈二三尺。非仰視不得其顏額。妾悚然對老媼道。賊追妾至此。知不得逃。故欲投水死耳。老媼笑道。貴女何怯。妾在此。賊來不妨。妾家在亞德米拉路提島 (Admiralty) 島人皆崇妾爲神。無不敬畏妾者。姑勿驚。但島人皆以人肉爲第一美味。而殊以妙齡女子之肉爲最上等。

妾聞老媼言。益自揣無生路。遂復躍身岸側。冀投水死。然老媼力大。急抱妾笑道。貴女勿多慮。島人雖嗜食人肉。然妾決不令加害。

於汝。汝家何處。妾當遣人護送之。言已。急以小石卵叩岸側石板。數次。遙聞叢林中若有人應聲。視之。則裸體男子十數人齊集老媪身傍。

彼等見妾。悉鳴鼻鼓舌。若將屠妾狀。老媪見妾恐怖甚。乃大聲叱道。爾等欲何爲。此妾愛女也。速爲護送至其家。

妾感老媪厚情。因解腰間佩帶贈之。聊表謝意。老媪亦脫其兩肩所纏之襪。縷毛布貽妾。又以木棒及小石丸等授護送者。且囑以途中加意防衛。妾今夜得生還。實老媪之力也。

賽林聞阿廉所述之近狀。一夜悲喜交集。更欲與談他事時。乃拭目視之。不覺東方既白矣。

第五回 奇慘

阿廉歸鄉後。與賽林愛情益倍前日。同種族人亦無不豔羨二人之親睦者。獨賽林之原妻名俄欣者。怨夫與阿廉情厚。忌心益甚。一日窺賽林出門。遂與他七婦人共謀。携所產之二小兒。至阿廉居室。嗷嗷大罵道。汝何處賤奴。竟來我家。巧言媚夫。冀獨得寵。妾當家之婦人也。且既得二兒。汝雖奸狡。豈得凌駕我哉。

又一強力之婦人接道。如此淫婦。何足與理論。當痛毆之。而投彼山狗可也。否則速齎至惡漢阿布達馬酋長。衆婦人齊聲道。然。然。當痛毆之。

阿廉氣息如風前之燈。身體乃蒲柳之質。今聞蠻婦等將痛毆已。曷勝悚懼。遂急伏地哭泣道。姊等何恨妾之深。妾豈有他意耶。妾以孤身。漂流異鄉。所賴以扶持教導者。姊等耳。縱妾有不是。亦當稍爲寬假。望姊等垂憐是幸。

俄欣故作澁面笑道。若然。爾後妾等之命。不問如何。汝敬聽之否。阿廉低聲答道。自不敢違命。

俄欣乃大聲嚇道。勿避。妾命即此也。於是八人圍阿廉。各執青竹亂打。俟其昏倒。則以熱石當體。令漸蘇生。蘇生後又復亂打。如此數度。後更以粘泥塗面部及其四肢。縛之駝鳥之背而放逐焉。

賽林歸呼阿廉不應。至其居室。見地面點點血痕。不堪驚訝。遂呼八婦人問阿廉何往。且何故地面有鮮血。八婦人悉答以不知。賽林心中益不安。急命部下從者八方探索。然尋之竟日。渺無蹤迹。翌日。賽林又親率部下各處探索。行至某山麓。忽聞山狗咆哮聲。遙望之。則多數荆阿逐一駝鳥。駝鳥背上若縛一大物。因命部下急驅逐山狗。捕駝鳥視之。則背上縛一婦人。耳目鼻孔滿塞泥土。惟口腔僅通氣息而已。又爲山狗已噬斷左臂。鮮血尙淋漓不止。賽林心中雖料知爲阿廉。然以通身泥垢。猶不能確認。命部下負之河邊。以水洗之。始確知爲阿廉。因大聲呼其名。不應。更接耳而

呼之數度。始稍有生氣。賽林睹此慘狀。不勝悲惻。急命部下負之歸。百方療養。經七十餘日。始就痊治。

賽林屢問被害之顛末。阿廉卒不肯證明。惟自顧左臂已失。徒自痛心而已。賽林雖料定加害者爲毒婦等。然恐懲治之。而彼等益苦阿廉。遂亦不復理問。

俄欣等此舉。原欲致阿廉於死地。今見其又復生活。且良人鍾愛益篤。於是妬心愈熾。擬共謀再舉。

某日。賽林率部下出狩。俄欣等窺阿廉獨坐一室。互相語曰。此機

不可失。乃相携至阿廉居室。俄欣故飾溫容道。貴女勿多疑。妾等見貴女獨坐。特來慰寂寥耳。

阿廉見毒婦等齊集已室。惶恐不知所措。俄欣又道。妾等今携一珍物來。願貴女出門視之。阿廉知又將加害於已。逡巡不出。

俄欣怫然作色道。妾等好言慰汝。汝不應。何無禮之甚耶。於是八婦人或推或挽。強擁阿廉至門外。出則見有二柄大斧列門前。俄欣舉斧謂阿廉道。是即珍物。汝欲不死得乎。言已。以斧加阿廉頭上。阿廉急避之。斧下至右肩端。右臂遂斷而落地。阿廉悲呼昏倒。又一人直跨之。將刎其首。忽聞屋後有人聲。蓋賽林歸也。毒婦等遂捨亦荒忙逃去。賽林至門前。見此慘狀。憤激不能禁。急追之。不

及。而毒婦等亦不知逃於何處。



第六回 媒禍

一日蘭領拍浦亞酋長阿布達馬蹲於脫僕山麓大樹下指揮部下爲野猪狩。且一面待前數日所派遣於孟克斯方面之人肉搜索隊之情報。會搜索隊一人疾驅歸來。進酋長前道。我等歸途遇八婦人携二兒。急擬捕屠之。婦人輩止某等曰。請暫待之。妾等將報一大密秘事於貴酋長。某等今携之同來。

酋長聞之驚疑道。有何密秘事……速傳彼等來見。

於是八婦人携二兒進見酋長。酋長熟視之。問道。有何密秘事告我。且汝等自何處來者。

年長之一婦人前進而言曰。妾英領拍浦亞之一部落。括壓愛族酋長。賽林之妻名俄欣者。他七人皆侍妾也。特來告者無他。賽林今夜期更深時分。來襲貴部落。彼畫策已定。請大王備之。

酋長聽俄欣言。不稍驚。泰然笑道。可笑。可笑。汝言若實。彼等終不啻仰天而唾。徒招白滅而已。我豈須備之耶。唯可怪者。汝等自來而語夫家事。此何故耶。俄欣道。大王怪妾等。亦理之當然。但妾等此舉。乃出於不得已也。彼賽林獨鍾愛阿廉。逐妾等山林間。不令與同居。妾等無所歸依。故特洩其密謀。聊慰宿怨耳。

酋長聞阿廉二字。忽變色問道。阿廉死已久。賽林曾齎其屍來。我等既烹而食之矣。今所謂阿廉者。異人而同名乎。俄欣道。阿廉罰

未死。嚮大王之請阿廉也。賽林不忍割愛。偶於西方海岸見漂一水死之美人。賽林因遣人取之。刎其首。僞稱阿廉已死而齎之大王。其刎首也。蓋恐大王之辨之其僞也。妾等詳知之。大王勿疑。酋長聞俄欣言。切齒扼腕。大罵賽林之欺已。

俄欣因更設辭道。賽林有二兒。悉妾所生者。今携之同來。賽林嘗語妾曰。待兒長成。使爲貴部落之酋長。日夜祈禱蛇神。(蠻族所最敬畏之神)且呪貴部落速就敗亡。大王不預爲設備。後患正未可測。

酋長益怒。顧謂部下道。咄。鼠輩如此無禮。豈可不先往擊之。於是命部下急召集士卒。瞬時約得三百人。乃傳命曰。汝等先往。

至則放火焚其家屋。我更出精兵千人，殲其全部落。但須生擒阿廉倫，有燒死或殺之者，立斬。部下受命，急向英領拍浦亞出發。酋長更顧謂侍者道：「先携此二兒至我家，侍者將携之去。」俄欣急遽遮之道：「請留兒等在此處，妾不忍與之分離。」酋長冷笑道：「汝不既言乎？賽林祈神使兒等爲我部落酋長，兒若在世，我何以得全耶？今殺之除後患耳。」俄欣失色道：「然則將殺之耶？」兒固無罪，請恕之。他婦人等亦皆苦苦哀求，酋長卒不聽。於是命侍者強奪之去。且曰：「此二兒肉胖，一見知味美，好爲烹調，夕食且哺之。」

俄欣見侍者強奪二愛兒，又聞酋長命屠而食之，遂急以身庇兒，抑不令奪去。酋長怒，振鉞斬俄欣，斷其首。他婦人等見之，懼將逃。

侍者悉縛之。殺而分食其肉。

俄欣等以謀害阿廉故。知不得免。遂搆此陰謀。欲借敵力以陷賽林。計已狡矣。然孰料曲辯之極。反先自陷於禍。且喪其愛兒。又豈得謂計之得也。



第七回 激戰

蘭領拍浦亞酋長阿布達馬既殺俄欣等及兩兒。於是自率健卒千人向英領拍浦亞出發。遙望煙火飛騰。人聲四起。阿布達馬心中暗自忖道。想是我軍已獲大勝。但不知阿廉此時生死若何。漸進過一深林。會一卒自前方歸來。視之則身受數創。血流遍體。酋長急問戰況若何。傷卒喘喘答道。我軍會敵於銀克木河畔。爲敵大敗。請酋長速進。酋長聞之。怒髮逆立。睥睨前指道。咄。鼠輩徒弄螻螂之斧。設我立軍前一呼。彼徒惟有潰走耳。輒勵部下急赴銀克木河畔。至則戰陣已收。惟見死屍累累。溺水死者尤多。阿布達

馬見此慘狀，益奮激，身督全軍，前進攻敵。

先是俄欣等害阿廉逃走，賽林派人四方搜索，不得踪跡。至晚間忽一人歸報曰：俄欣等已遁入蘭領地，且彼地部民將大舉而攻我。我想是俄欣等相謀陷我也。賽林聞之，大驚急召部下巴克等議應待之策。巴克進言曰：事至此不可坐待，不如我先進攻彼，吾部民雖少，先機而制之，則利在我。

賽林善其謀，乃急召集部民，不問老幼婦女，悉驅之使攻敵。惟可憐阿廉雙臂全失，尚在昏睡之中，不省人事。賽林雖不堪關心，然軍事亦不可稍緩，遂藏彼於近傍之洞穴中，慮猛獸害之，而以大石板塞其口，僅留小孔，使通空氣而已。

於是巴克將右隊。又部下一勇將名士斯耳者。督左隊。賽林則統制全軍。急進而攻敵。前所述銀克木河畔大勝。即劈頭第一會戰也。

賽林既挫敵之前鋒。於是退據右方之山腹。會酋長阿布達馬統全軍進擊。遂又激戰。賽林雖據險奮鬪甚力。然精兵實不過百人。以一當十。勢固不敵。遂大敗潰走。出於谿間。有一大河。勇將士斯耳止步謂賽林巴克道。君等速去。爲吾種族謀後日之計。我一人留而支敵。賽林巴克道。汝一人在死地。我等豈忍獨去。士斯耳固請已而敵兵漸近。士斯耳回戈當之。彼軀幹魁偉。力量絕大。瞬時連斃數十人。敵勢稍阻。賽林等乘機而渡河。士斯耳以單身縱橫

奮擊，遂死之。



第八回 死？生？

却說阿廉在洞中兩晝夜，依然人事不省。忽聞人聲遠近喧嘩，始稍有知覺，畧睜眼看時，則四圍黑暗，不知身在何處，怪而驚呼。應者惟反響耳。又細看時，恍見眼前有二三小孔透光線，始知身在洞中。急欲起身前摸，忽覺右肩痛不可忍，始想起二三日，前被俄欣等又斯斷右臂，於是益加悲痛，不禁大哭，其一縷悲聲，洩於洞外。

時蘭領酋長阿布達馬已獲大勝，於是與部下收檢敵之死傷者，割其肉飽而食之。士卒勇益加，遂長驅人敵地，偶行經洞傍，聞哭

聲怪而即近聽之。則聲自洞中洩出。阿布達馬急命部下排除洞口所塞之大石。然石重不得動。阿布達馬怒。自揮所携之鐵棒猛擊之。大石放光發奇音而粉碎。傷阿布達馬左足。阿布達馬疑蛇神之加罰於己也。頓生恐怖之念。急率部下狼狽逃去。

洞門既開。阿廉且喜復見天日。急欲起身躍出。奈兩臂已失。右肩創部又痛不可忍。僅以膝跪行。經一二時間。始出洞口。

阿廉在洞口歇息少時。忽有羣犬自東北密林中馳來。圍阿廉吐毒牙咆哮。阿廉驚怖。面如土色。急欲呼時。而口噤不能發聲。心中惟有念佛祈神加護而已。

時賽林聞敵已破洞逃去。心中十分懸念阿廉。不知其生死安危。

若何急率部下數人馳來。及至見阿廉猥坐洞口。羣犬圍之咆哮。驚恐益甚。與部下急以所携之木棒驅山狗去。阿廉幸得無事。於是賽林命部下急負之歸。百方療養。不稍怠。且時以溫言慰籍之。不久。創部漸就痊治。元氣亦漸恢復。但兩臂俱失。無論何事。須待人扶持。况蠻地蚊蚋蛇蜥等虫類甚多。交襲不絕。賽林每見之。輒不勝惻痛。雖恨俄欣等暴行。然彼等已死。終莫可如何耳。



第九回 幻術

賽林爲阿布達馬大敗，日夜焦心苦慮，籌畫報復之策。於是暗遣間諜往探阿布達馬近來之動作。偶探者歸報曰：敵得大捷，勢益猖獗，更擬大張旗鼓，全滅吾種族。今正爲秘密計畫。賽林得此急報，心益不安，急召部下巴克議防禦之策。阿廉亦侍側。賽林道：吾意欲先出兵制敵，但吾部民僅三百餘人，敵之部民乃多至三千，以一當十，豈可哉？况我強兵已多死傷於前日之大戰，我今雖出死力制敵，豈有勝之之理耶？巴克道：然則將奈何？二人凝議良久，究無善策。阿廉亦默坐無一言。偶屋外若有人竊窺內情者。阿廉

覺之。而密以目示賽林。賽林以爲敵之間諜至。急促巴克注意。乃二人出門視之。四顧茫茫。渺無人影。是木書開卷第一回所述小屋內密議當夜之光景也。

賽林巴克四方索之不得。因復會於小屋內。巴克道。彼間諜者。明夜恐再來。若能生擒彼。則得詳知敵狀。賽林道。然則如何可生擒之。巴克示所携之蹄系繩網道。張此於窗前。彼來將自陷耳。賽林鼓膝道。妙。於是二人設備妥當。翌晚復會於小屋內密伺之。乃至更深。而間諜者終不至。二人因各往森林叢密處巡之。

時阿廉一人獨坐。不堪寂寥。忽耳邊有聲若呼己名者。阿廉驚而四顧。不見人影。自疑是心虛所致。因復沈心靜坐。倏又有聲呼阿

廉且曰。爾夫婦將陷於危境。爾又失雙臂。予甚憐之。阿廉惶恐不知所措。又聽道。爾勿恐。予爲救爾等自天上降下之神子也。今且現予姿影。聽畢。門前煌煌光影。一時煥發。阿廉望之。兩眼立眩強視之。恍見一位崇高神體。現出其中。且宣命曰。予承天帝命來救爾等危急。爾等若誠心信仰。則急爲爾等消除禍災。良人歸。當以予言告之。言已。神體與光影倏爾消失。

看官。爾道此神子果爲誰。是即本書三主人公之一。食人國探險黨之快男子。生野流吉也。其不現形體而先發聲者。是本無線電信理法而應用無線電話也。其形體既現而光影煥發者。是用手持電燈而激射之作用也。

原來生野素知此等蠻人迷信最深，故時來携帶電話電燈等文明器具，籍此以迷惑蠻人，令蠻人信己爲神，得以探其實況，此生野食人國探險最上之方畧也。

初生野至紐基尼島，苦心探訪，得悉英領拍浦亞括壓愛族酋長賽林頗通事理，又其妻阿廉原生於壕洲之坤斯蘭(Queensland)州布瑞斯賓(Brisbane)府附近，稍有教育之一農家，與夫賽林愛情頗深，惟不幸爲妬婦等斬斷兩臂，爾來自嘆身世無聊，日夜拜神念佛，祈禱甚切，加之西隣蘭領拍浦亞邱克拉族酋長阿布達馬戀阿廉美，欲強得之，兩族間時起葛藤，最近戰爭，括壓愛族以大敗，故酋長賽林日夜焦心苦慮，思欲報復，然以部民衆寡不敵。

究無良策。生野探悉此種種情形。故先以幻術試賽林夫婦。前夜之事。乃生野到紐基尼島後第十二日夜也。



第十回 再降

生野既用無線電話與手持電燈得近阿廉於是翌晚復用電話傳告阿廉道予乃昨夜降下之神子也已傳予言於良人否且良人信予否若爾夫婦皆信予則予直降下此地爲救爾等危急先是阿廉待賽林歸家而告以神體出現光景且勸賽林誠心信仰祈神冥助賽林聞之始雖半信半疑然以阿廉確鑿言之遂亦信以爲真至晚因與阿廉虔心冥坐且窺其再降部民等傳聞此事來會者亦甚衆或有中心信之者或有挾好奇心者或有懷恐怖之念者甲怪乙疑老驚幼懼少時滿座頭上有聲呼阿廉部民

等悉縮首變色，不知所措。

阿廉正色告賽林道：神降矣。於是賽林代阿廉答道：某阿廉良人賽林也。願大神再現姿影。少時，門口閃激烈光彩，神體突現其中。賽林及部民等益失色畏怖，皆伏俯瞑目念道：Ndergei（神體蛇身）。

生野已洞鑒彼等無二心，於是更移步至上座，諭道：爾等敬聽予言。予奉上帝命，常往來人間世界，爲善人授福，爲惡人授禍。賽林阿廉齊俯首道：願大神憐某等危急，加惠佑護。生野道：天帝近聞爾括壓愛族，爲邱克拉族酋長，大加屠毒，命予特降下視察爾等實況。爾等若一心信仰天帝，予即爲爾等消除禍災。賽林等頓首。

百拜道。某等素愚直。豈敢背戾天意。生野道。然爾等若背戾天意。予直以神光失爾等兩目之明。

賽林夫婦及部民等。益加恐怖。皆呆無一言。

生野更厲聲道。不只傷爾等之目。且舉爾種族而盡殲之。賽林等戰慄低聲道。冀垂寬恕。某等固無二心。

生野道。爾等果無二心。則予速復命上帝。更邀金水二神偕降。救助爾等全般種族。且賜爾等安樂幸福。當以予命急遍傳於爾英領拍浦亞全部落。道林等急應聲道。謹奉命。

生野復假以溫言道。阿廉雙臂俱失。予甚愍之。後當令爾免此苦痛。又賽林將來操行果善。予將佑之。爲紐吉尼全島之酋長若王。

賽林聞之。不覺驚喜交集。阿廉亦頓解憂色。笑而回顧賽林。生野知彼等心誠。不稍涉疑惑。於是急退出小屋外。復以電光激射賽林等。乘彼等目眩。遂復潛身遁去。



第十一回 協議

且說仁科武田在本國糾合同志。數月以來。頗有頭緒。原來日本青年界中。無論相識與否。無不感佩仁科等三人之熱誠者。今聞彼等組織食人國探險壯舉。由是爭先恐後。不數月加盟者竟達二百餘人。但其中除身體不健全及不經父兄承諾者。實數僅得五十七名。合仁科等三人。共六十名。因而組織一團體。名曰食人種族探險矯風會。資金則由各會員分任之。

生野單身赴目的地後。雖未接其情報。然仁科以事關重大。今會員已達五十餘人。不得不將前節三人所議定之宗旨及著手之

方法次序。先報告於同人，且叩同人之意見，於是訂於某月日時，以懇親名義，會同志於東京伊勢平樓，而開協議大會。當日出席者，除仁科武田二人外，其姓氏如左。

稻生沃 (法學士、辯護士) 堀江駒雄 (力士)

大岩軍六 (兵學生) 岡山俊平 (同)

高原靖 (文學士) 阿部貞吉 (雜誌社主)

藪原虎次 (男爵) 望月明夫 (新俳優)

熱田劍次 (苦學生) 高橋正美 (紳士)

鈴木松子 (女力士) 神保右馬二 (柔術家)

新海寅吉 (兵學生) 春木美子 (女學生)

芳野作樂 (理學士)

花田久子 (同)

野島藤丸 (子爵)

春野彌生 (新派講談師)

丸田橋太郎 (社會黨員)

後藤紋吉 (消防夫)

荒川猛 (兵學生)

早仕田耳介 (新聞記者)

榊原力夫 (劍客)

今戶春子 (體育會員)

野田靜致 (牧師)

濱松辰五郎 (進步黨員)

竹本哲次郎 (社會學者)

小倉其一郎 (醫士)

(此外二十九人姓名畧)

前列諸會員未必盡如仁科一流。性情真摯。慨食人種族之惡習。思有以矯正之者。其入會之宗旨頗復雜不一致。有欲投此機而

活用自己之智力者。有懷不平於日露媾和條約。而借此自遣鬱悶者。有特爲廣見聞者。有單挾一種好奇心而與共行者。有特爲博名譽者。所志雖千差萬別。然其公同目的。要皆欲表彰日本國民之義勇於世界。

全會員既會集於東京伊勢平樓。於是仁科先宣布開會次序。次報告前節三人所決定之宗旨及先著手之方面。

原來武田是一血氣過強之男子。曩與仁科生野爲最初之協議時。已本主張先從亞弗利加方面著手。當時以仁科生野同一意見。因不得已勉強從之。今見新入會會員已達五十餘人。於是欲再主張前說。取決於多數。仁科報告畢。已遂登臺高聲唱道。仁科

君所言先由拍浦亞著手。此乃僕等三人所議之草案。今同志又加五十餘人。自不妨各陳意見。取決於多數。僕意仍欲先由亞弗利加大陸著手。蓋大陸就治。則群島不治自化矣。且仁科君又言。若由拍浦亞地方著手。必先通知英獨蘭三國。經其承認。然後再決實行。此尤僕所不欲爲者。原來我日本國民。固喜獨立獨行。何故爲此正大光明之事。尙須通知英獨蘭三國。經其承認。然後再決實行哉。僕素恥我政府當局諸公。每遇外交事件。不問事之大小。率以仰承外人之鼻息。爲其本能。吾輩鐵血男子。豈可效彼等軟骨漢之所爲哉。諸君。不見彼老大支那帝國乎。百餘年來。凡遇外交事件。彼政府當局者。無不唯唯諾諾。一任外人之要求。今世

界列國，孰不視如肥肉，爭欲割而食之耶。雖然，其國民至今日，積不平之甚，往往遇有失主權，損國體大事，輒互相聯絡組織，出大力以相抗，如最近之蘆漢鐵路，美禁華工，南昌教案等問題，雖未必盡獲良好結果，然其強勁不拔之氣，吾輩且不能不深感佩之也。彼支那帝國，固積弱極矣，其國民尙有如是之氣概，吾輩豈可下氣於彼赤髯奴哉。諸君若以僕言爲然，則莫若先從亞弗利加著手。如必欲先拍浦亞著手，則不妨率爾直行。奚必商承英獨蘭三國哉。

武田一段演說，博得滿場喝彩。天下事原來以熱心動人者，最易討好。讀者諸君，不曾見我留學界及內地學界之開會議事時乎。

每見一人登臺演說，不問其真熱心，假熱心，只見其所噓是熱氣，所吐是熱涎，輒拍手喝彩，交相讚賞不已。又見一人登演，亦不識其爲何如人，只見其平心靜氣討論，言語間不帶幾個殺字斬字，輒相顧笑罵，甚者叱聲四起，二者之得失，固不待譯者評判，少有機識者，自能辨之。閒言休題，且說武田一段演說，雖博得滿場喝彩，然究竟仁科望聲最隆，故當日主仁科之說者，亦不爲少數。惟是天色已晚，甲論乙駁，莫知所止，仁科因告衆會員道：「今天已旁晚，此事終難解決，姑期以他日再議如何。」衆會員亦均以爲然，遂即時閉會。



第十二回 決議

生野既於蠻地巧施計畫，令括壓愛種族，悉信己爲神，心中竊喜。將來遠大目的，不難貫徹。但單身羈留蠻地，倏經數月，不知仁科等近來糾合同志果若何，心中不免懸念。於是急就歸途，冀達本國，再與仁科等計畫將來之方針。及至聞同志者已達六十人之譜，於是大悅，急訪仁科爲報告所視察蠻人之實況及自己著手之成績。仁科亦爲詳述近來組織之情形，二人皆大喜。仁科尤感謝生野之苦心經營，著有成效，惟談及武田仍主張已說一事，二人稍費躊躇。生野道：「今同志既達六十人，不妨分二三方面著手。」

君以爲如何仁科道君言甚善。僕意亦然。然則直召會員集議。若何且會員急望君歸。君亦宜報告蠻地視察之實況及君著手之成績。生野道然然。

於是仁科急傳信全體會員。而開第二次會議於東京飯田川岸富士見樓。

生野報告畢。仁科即提出方面區分說。滿場竟一致決之。

其方面共分爲三部

一 亞弗利加部

一 拍浦亞部

一 蘇門答拉部

仁科初意雖欲向拍浦亞方面。然以赴亞弗利加方面人多。不可無思慮周密者統率之。由是從會員多數推選。遂枉已意而引率亞弗利加部。武由副之。

生野則合率拍浦亞蘇門答拉兩部。而先於拍浦亞百事就緒後。再委拍浦亞部事於同志中之芳野作樂。已更率蘇門答拉部前往。此區分方面之大概方畧也。

各部人員姓名列如左

亞弗利加部

仁科德實 (法學士)

武田俠之助 (士官候補生)

稻生沃 (法學士、辯護士)

大岩軍六 (兵學生)

荒川 猛 (兵學生)

新海 寅吉 (兵學生)

野島 藤丸 (子爵)

藪原 虎次 (男爵)

芝川 日運 (法華僧)

早仕田 耳介 (新聞記者)

今戶 春子 (體育會員)

崛江 駒雄 (力士)

辻々 花幾造 (力士)

阿部 貞吉 (雜誌社主)

春野 彌生 (講談師)

濱松 辰五郎 (進步黨員)

石部 加多 (雄辯家)

高橋 正美 (紳士)

工藤 秀 (寫真師)

(此外十一人姓名畧)

拍浦亞部

生野流吉 (理科大學學生)

丸田橋太郎 (社會黨員)

花田久十 (女學生)

後藤紋吉 (消防夫)

早竹信太 (漁業師)

金井俊次 (航海學者)

神田英次郎 (劍客)

淡島新吉 (苦學生)

蘇門答拉部

生野流吉 (由拍浦亞更
向蘇門答拉)

芳野作樂 (理學士)

春木美子 (女學生)

竹本哲次郎 (社會學者)

鈴木松十 (女力士)

松井原吉 (兵學生)

野田靜致 (牧師)

三井金平 (御用商人)

高原靖 (文學士)

熱田 劍次 (苦學生)

小倉其一郎 (醫士)

望月 明夫 (新俳優)

榊原 力夫 (劍客)

神保右馬二 (柔術家)

原柄 滄次 (苦學生)

吉田 若技 (女歌人)

吉本 道尾 (俳人)

生倉 半可 (新體詩人)

橫島 左門 (力士)

櫛田 雅太 (詞曲家)

武澤 長一 (代議士之子)

井上安太郎 (工學生)

三輪 次雄 (航海學者)

亞弗利加部員於七月七日搭乘歐洲行便船出帆橫濱拍浦亞

及蘇門答拉部員於同月十八日搭乘濠洲行便船亦出帆橫濱。



第十三回 神札

却說賽林夫婦。受神命委託，急欲傳布於英領拍浦亞全地。因召巴克議傳布方法。巴克道：先散布神符。是第一上策。賽林道：其策謂何。巴克道：先製若干木札，畫人面於其上。而散布於各地。然則拾之者。怪而傳甲語乙。俟怪說流布四方。然後派人宣告神明降下之顛末。各部民自無不信畏之者。賽林道：妙策。妙策。宜速著手。於是命部下數人與巴克協力。削木而製縱八寸橫二寸之小札數千枚。以嚮自細德尼 (Sydney) 所買之墨汁及鐵筆。畫人面於其上。吩咐部下於各地方竊行撒之。其遠方及交通不便之境域。

則結付於山狗或駝鳥等背上。使代人力傳布。

如此間數日。部民拾之者。一傳十。十傳百。互相驚訝。莫知所由來。有疑自天上降下者。有疑爲不祥之兆者。議論百出。怪言四起。各酋長及各部民。甚有不能安居度日者。

賽林聞之。竊喜中其計。因更馳使各部落。使宣告神命。且令携蛇身畫旗。原來蠻人俗習。各種族間。非遇戰事。不遣使往來。若平時遣使至他部落。必令持蛇身之旗以爲信。蛇爲蠻人所最敬畏之神。持之往來。示平和之意也。使者見各部落酋長。遍宣告曰。近頃天帝降神於我括壓愛族地方。神曾宣命曰。不日更與金水二神偕降。而授祝福於我英領拍浦亞全般種族。且助我等征服蘭領。

拍浦亞諸部落。今所降木札上之人首形。即神之肖像也。

酋長等聞使者言。皆大驚。以爲非尋常事。於是互相訂約。各派遣
五名代表者於括壓愛族地方。使伺神再降。

賽林夫婦大喜。深感巴克之妙計的中。於是賞巴克以前自濠洲
購來之珍奇玩物若干件。



第十四回 進行

生野等同行三十人，搭乘濠洲行汽船三池丸，出帆橫濱，經日本海支那海，非律賓海，次上陸濠洲之木曜島，更乘換端艇而向拍浦亞。

既上陸拍浦亞，土人見之，動將加暴行，幸生野與以所携之紙捲煙草或粗雜畫片及陶器製人形等物，始得無事。

將近括壓愛族地方，生野一面以無線電話傳告賽林道，予等自天上降下，刻止於阿溫斯坦列山麓，一面復率同人前進，但路途崎嶇險阻，同人頗苦於跋涉，又途中時有陷窞，蓋各種族間戰爭

之際所穿者也。同行中陷者頗多，故爲救濟陷者，頗費時刻。女十等尤不堪疲勞。

同行中淡島新吉有名健足家也。常率衆前行。會晚間過一森林。傍淡島忽失聲驚倒。生野以所携之電燈燭之。乃一大蛇捲淡島兩脚。同行中力士橫島左門直馳近捉之。兩斷首尾。投之傍藪中。是夜更前進。行經阿溫斯坦列山東北某大巖下。生野見同人皆疲勞。因召同人座於巖下少息。時明月東昇。生野四望當地光景。原野蕭條。林木彫落。因憶前次來時。寂寞孤踪。天涯一客。不知幾灑窮途之淚。此次重履斯境。同志雖多。然曾幾何時。萬物忽改觀矣。不覺今昔之感。動蕩胸臆。因與芳野備述前次之經歷。芳野亦

不勝傷感，二人正相對嘆息，忽聞近傍叢林中有人聲，生野張目望之，則見數十蠻人，各持木棒來襲。

原來橫島等撲殺大蛇時，被一二蠻人窺見，蠻人等本敬蛇爲神，故大怒，急歸召集五六十人，追生野等擬擊殺之。適見彼等正盤座休息，於是齊振棒來擊。同行中劍客力士等亦急提刃迎之，生野自思我等來此，本爲救生命起見，若互相殺傷，豈不違反初意，於是想一妙策，於所携之電燈，加以極度之電力，激射蠻人，蠻人等大驚，將遁逃，劍客榊原力夫急捕一人欲殺之，生野止之道，姑舍之，令爲吾輩嚮導可耳，餘皆狼狽逃去。

第十五回 慘劇

次日更前進。至阿溫斯坦列山下。忽見前方有多數蠻人。各叩木板迎來。同人等又疑爲蠻人來襲者。頗有戒心。生野顧謂所獲之土人道。前面來者。欲何爲乎。土人答曰。本島人每拜天帝。必以如此儀式。生野因思上陸後。旣以無線電話傳告賽林。今或率其部下。來迎也。於是心稍安。土人又道。島人每拜神。必殺少女以供於神前。同人聞之。莫不酸鼻。生野以雙眼鏡望之。見蠻人等整然停步。其數約五十餘人。各以棒叩木板。大聲歌一種俚謠。傍置十字架。架上縛少女三人。蠻人等且歌且踊。爭以刃刺少女胸間。後

更斷截其首。胷。兩臂。兩足。爲六部。盛之於剗木所製之木鉢。令人端然捧持。更叩板整步前進。窺其狀。若甚表誠敬之意者。

漸近知生野等休息此處。於是肅然停步。各整儀容。且各低吟。如讀咒文者。

少時。蠻人中一人先進而俯伏於生野面前。即賽林部下巴克也。巴克頓首百拜道。某等曩奉神命。已遍傳於英領拍浦亞全地矣。今各部落代表者。悉偕來拜謁尊儀。曷勝戰慄。

賽林更捧所殺三少女之肉。供於生野面前。生野視之。不堪惻痛。因思我等本爲矯正此惡習而來。乃蠻人等不察。反爲我等演此慘劇。何痛如之。同人等亦皆顰蹙。不忍正視。

蠻人熟視生野等情形。漸生疑怪之念。互私相語曰。是豈神耶。毫與常人無異。所異者較吾等面色白耳。當速殺之而食其肉。

賽林巴克亦稍有疑色。蓋曩日神體出現。每在夜間。忽現忽沒。莫可端倪。且去來恒在光彩輝煌之中。今當白晝。見生野等言語動作。與常人無異。故雖曩日信之至深。今亦不能不稍懷疑念。二人坐對生野等良久。只呆視不發一言。

生野察知彼等心意。故作威容指芳野丸田謂賽林道。此金水二神。汝等當誠心信仰之。賽林仍默然不應。

蠻人等又私相語曰。頗可怪。不如我等與之角力。而試其真偽。言已。各振棒而起。賽林巴克以其輕率。急制止之。

生野正色道，予爲授祝福於爾等。始降下此地。然何故以暴狀對之。予將大加神罰於爾等。言已，以目示柔術家神保右馬二神保直進。捉一蠻人痛擊之。更倒甲伏乙。瞬時共偃五六人。蠻人等果然驚其力大。女力士鈴木松子更代神保出與角鬪。蠻人相顧笑曰。此婦人耳。我等豈敗於彼哉。屠彼而食其肉可也。生擒之而爲共同妻可也。各爭先來逼松子。松子左推右擁。相繼伏四五人。蠻人等心稍動。以爲婦人尙如此大力。定非常人。劍客榊原力夫更拔林傍一小樹。執而前進口。汝等齊來。我一人當之。蠻人等見其一人。悉振拳裂背。齊逼榊原而來。榊原縱橫活動。頓擊退十餘人。大聲叱道。予等力量如此。汝輩尙加暴行耶。若然。直奪爾等生命。

蠻人於此，皆俯伏在地，好言求赦。防夫後，紋藤吉更爲裸體，現其大蛇文身。蠻人視之，益不堪恐怖。於是同人中凡有特技者，交演之，而奪其魂魄。蠻人等疑念遂煙消雲散，深信生野等爲神，急歸各報告於其酋長。



第十六回 恪化

英領拍浦亞各部落代表者。既深信生野等爲神。於是生野與芳野等相議。更以無線電話傳告各部酋長。命速集括壓愛地。酋長等既得代表者情報。今又聞空中宣傳神命。遂亦深信不疑。悉倉皇來會於括壓愛部落。

同人中之雄辯家野田靜致素熱心宗教。今見各酋長齊集括壓愛部落。於是縷縷數千言。演說食人風習之暴戾殘忍。乃所以背天理。反人道。爲世界萬國所不容。若不急改此惡習。定遭天討。蠻族等素有一種迷信性根。既信生野等爲神。今又親聽食人之非。

理，由是豁然頓悟。

各酋長等因互訂通約，各告示部民，力除此食人之惡習，

生野等由是大喜，益奮發前進。將說蘭領各種族，原來蘭領各種族中之最有勢力者，莫如邱克拉族。於是生野先以無線電話傳告邱克拉族酋長阿布達馬，命其速來括壓愛部落。阿布達馬止刺殺一少女置神札前，虔恭禮拜，忽聞空中宣傳神命，大驚，更召部下刺殺其二愛女，解其肉持齋，括壓愛部落供之神前，已且殿其後而至。

先是阿布達馬正計畫再舉伐括壓愛族，俟聞英領拍浦亞各地遍傳神札，賽林又遣使各部落，宣告神命，且言神將助英領拍浦

亞滅蘭領諸種族。由是大懼。命部下罷兵。且急派人竊往英領地。拾一神札。供之。己室東南隅小邱上。每晨殺族中少女祀之。祈免禍災。數日前。又聞神降於阿溫斯坦列山下。英領各種族。悉遣人往謁。遂亦暗遣部下二人。竊往觀神之動作。使者歸。具告其狀況。阿布達馬益恐怖。不知所措。今聞空中又宣傳神命。以爲神將加罰於己。故特刺殺其二愛女。親供於神前。冀贖己罪。

生野見阿布達馬遵命來會。心中竊自喜悅。惟以其殺害少女。用表敬意。實覺心痛難忍。於是大聲叱道。予本爲恪救爾等食人之惡習而降。何故演此慘劇於我面前。

阿布達馬不解神意。只俯伏呆無一言。賽林因代授以神意。且告

以英領拍浦亞全種族。現已互訂通約。各告示部民。力除此食人惡習。阿布達馬始大悟。乃稽首百拜道。某嚮不通神意。故冒昧以進。祈恕某罪孽。後當痛改之。

生野見阿布達馬深信不疑。更厲聲道。爾歸當傳予命於爾蘭領各部落。且宜效英領互訂通約。誓除此惡習。若然則宥爾之罪。否則速降天罰。阿布達馬唯唯承命而退。

歸急遣使持蛇旗。遍傳蘭領各部落酋長。約以某日會集於邱克拉地。邱克拉族於蘭領中原最有勢力。各酋長不敢違命。悉如期而至。阿布達馬因宣告神命於衆酋長。酋長等亦素聞英領降神之事。然猶在疑信之間。今聞阿布達馬言。遂皆深信不疑。於是亦

仿照英領互訂通約各告示部民力除此食人惡習。



第十七回 戀愛

殘忍如邱克拉族。尙能改此惡習。其他如獨領拍浦亞各族。當更易於從事。於是生野與同人協議。委後事於芳野作樂。已更率熱田高原神保。檮原等十五人。出發蘇門答拉。留此地而任後事者。芳野丸田等亦合計十五人。惟是生野一去。如失主腦。同人等皆不勝悵望。而尤戀戀不置者。則花田久子也。

久子年方十八歲。少有大志。容貌秀美。談吐鋒利。社會黨中有名實行家花田巖己之長女也。嚮曾通學於極東女子學校。學蹟每占優等。又生稟父之天性。恣肆馳騁。每痛世間女子。志趣卑隘。只

留心家庭細事。不能效男子輩滂薄熱心。爲社會增進幸福。吸收利益。故常抑鬱不自得。適聞生野等組織食人種族探險矯風會。於是大喜。商之父巖己請加盟爲會員。巖己嚮鼓吹急進主義。南船北馬。爲社會盡力久矣。今見女有此壯志。何樂不爲。遂允其入會。且獎勵其不可中止。

久子從生野等遠征。轉瞬二年餘。千辛萬苦。自不待言。惟是生野本一學才兼優。風采動人。男子久子與之共飲食。同起居。已兩閱星霜。遂爾情緒纏綿。拂之不去。今見生野又將出發。蘇門答拉。於是益不可爲懷。因於夜間。潛至生野臥處。欲爲訴自己心事。適生野正披地圖凝視。計算明日起程。忽見久子近身傍。因驚問其來

意。久子欲吐不吐。逡巡久之。生野再詰之。久子始切實爲訴其心事。生野此時。自是落花有意。流水不能無情。雖然。生野素非輕薄男子。且以大事尙未成就。故溫言慰久子道。卿之厚意。曷勝感激。但僕前途遼遠。禍福安危。正未可預測。今若輕結良緣。不惟恐誤卿芳期。且恐將來累卿之事多矣。僕豈忍哉。僕言雖似無情。幸諒之。

久子聞生野言。情如亂絲。默爾移時。更泣謂生野道。貴郎若不念妾則已耳。若猶念妾。則妾旣捧身命於貴郎。雖死不敢避。生野默思良久。握久子手道。卿之厚情。余敢不受。此時生野語雖簡而意却深。是晚二人遂訂爲夫婦。此生野出發蘇門答拉前夜事也。

第十八回 凶耗

矯正隊千辛萬苦。竟不徒事。生野去後。芳野等更向獨領拍浦亞方面著手。亦著著奏功。僅二年有餘。遂遍化拍浦亞全島食人之惡習。

芳野等既功成事就。擬待生野再渡。爲全島訂共通之規約。且携阿廉歸日本療治。此生野赴蘇門答拉前之預約也。奈生野去後。渺無音信。同人等久羈蠻地。時切歸思。於是芳野與同人等議定。暫歸國一視。俟得蘇門答拉部及亞弗利加部確實消息。再計畫善後方策。

於是約定翌日起程。仍先乘端艇至濠洲之木曜島。而偶於同地聞一惡耗。即相傳生野等於蘇門答拉遭遇大難。是某旅客之風說也。

芳野等聞之。自不勝驚愕。殊花田久子悲痛嗚咽。苦不可言。雖然。是不過風說耳。果於何時何地。遭何大難。尙渺不得知。因自濠洲至爪哇。於同地一面派人往探消息。一面籌畫救濟之策。

畢竟蘇門答拉部安危如何。亞弗利加部成功與否。且俟續編譯述。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一日印刷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五日發行

食人國

定價三角



著者 日本 羽化仙史

譯者 河北 覺生

總售處 保定 河北粹文書社

代售處 內地 各官書局

寄售處 東京 清國留學生會館

